

三國志通俗演義

卷之一

I242.4

1

三國志通俗演義

出版說明

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是羅貫中（約一三三〇——一四〇〇）採集史料並吸取平話、戲曲等推演寫作的一部古典長篇歷史小說。

我們影印的這部明嘉靖壬午刻本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（以下簡稱嘉靖本），題『晉平陽侯陳壽史傳，後學羅本貫中編次』，全書二十四卷，分二百四十節，前有庸愚子（金華蔣大器）弘治甲寅（一四九四）序，和修髯子（關西張尚德）嘉靖壬午（一五二二）引。庸愚子『序』說：『書成，士君子之好事者，爭相謄錄，以便觀覽。』表明弘治時還是以抄本流傳。修髯子『引』才提到刻版：『簡帙浩瀾，善本甚艱，請壽諸梓，公之四方。』據此，嘉靖本可能是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的最早刻本。

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成書的斷限，不會晚於元末明初。這從嘉靖本注釋中的地

名，可以得到證實。如卷十一《周瑜南郡戰曹仁》節『油江口』的注：『今時江陵管下公安縣是也。』這和元王幼學《通鑑綱目集覽》卷十四所說：『油江口，地名，三國時昭烈帝立營於此，改名公安縣，今縣屬江陵府。』完全一致。而《大明一統志》說：『公安縣，今屬荊州府。』可見江陵明代已改稱荊州，注中的『今時』當指元代。我們考察了嘉靖本的全部注釋，凡地名稱『今時』的，沒有一條是指明代。比嘉靖本稍後的周曰校刻本（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》），才把所有注釋中的地名，改成明代的名稱。

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從脫稿到刊版，中間相隔百有餘年，在傳抄過程中，屢有增補和改動，這也可從嘉靖本得到證實。如卷二十一《孔明秋風五丈原》節有一首尹直對諸葛亮的贊詞，尹直（一四二八——一五一二）《明史》有傳，說他是景泰五年（一四五四）進士，正德中卒，著有《名相贊》。此贊詞即見《名相贊》卷二『丞相

武侯諸葛公孔明』條。《名相贊》有弘治甲子（一五〇四）春二月自序，較弘治甲寅庸愚子序晚十年，可見這首贊詞是在嘉靖壬午刻版前增入的。

據明代高儒《百川書志》、周弘祖《古今書刻》以及晁瑬《寶文堂書目》等記載，嘉靖時，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存在幾種刻本，但今存只有壬午刊刻的一種。嘉靖以後，明清兩代刻本約有十餘種，這些本子的文字，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，而改動最大的是清代毛宗崗評刻本。嘉靖本對以後各種刻本來說，比較接近原著面貌，這對研究我國小說史以及羅貫中的思想和創作，是很有價值的。

嘉靖本也有不少錯字，如卷二十四《司馬復奪受禪臺》節，『天下者乃吾兒之下也』，『兒』字當從各本作『兄』。又如卷二十一《諸葛亮四出祁山》節，諸葛亮斬了陳式後，注云：『後陳式之子陳壽，爲晉平陽侯，編《三國志》，將魏延爲證絕，言孔明入寇中原。』『將魏延爲證絕』句，文字窒礙難通，周曰校刻本作『以魏爲正統』，

可知『延』似爲『廷』字形訛，『證絕』當作『正統』。這些方面，影印時均保持原狀。

嘉靖本原書版心高二四二毫米，寬一六四毫米，字畫端秀，刻印精美，爲小說刻本中所罕見。本書國內收藏尚多，我們見到的有上海圖書館、甘肅省圖書館、文學研究所和天津市人民圖書館等藏本。這些本子是一書版多次印刷的，有的本子有補版挖改的痕迹，其中上海圖書館藏本較完整。我們這次縮版影印，即以上海圖書館藏本爲底本，底本中殘破和字迹模糊的部分，則以甘肅省圖書館藏本相應的書頁配補。原書上有少數後人的朱墨批改，製版時概予刪除。

影印過程中，我們得到各有關單位大力協助，在此致謝。影印工作疏誤之處，懇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七四年二月

三國志通俗演義序

夫史。非獨紀歷代之事。蓋欲昭往
昔之盛衰。鑒君臣之善惡。載政事
之得失。觀人才之吉凶。知邦家之
休戚。以至寒暑。災祥。褒貶。予奪。無
一而不筆之者。有義存焉。吾夫子
因獲麟而作春秋。春秋魯史也。孔

子修之。至一字予者。褒之。否者。貶之。然一字之中。以見當時君臣父子之道。垂鑒後世。俾識某之善。某之惡。欲其勸懲警懼。不致有前車之覆。此孔子立萬萬世至公至正之大法。合天理。正彝倫。而亂臣賊子懼。故曰。知我者其惟春秋乎。罪

我者其惟春秋乎。亦不得已也。孟子見梁惠王。言仁義而不言利。告時君。必稱堯舜禹湯。答時臣。必及伊傅周召。至朱子綱目。亦由是也。豈徒紀歷代之事而已乎。然史之文。理微義奧。不如此。烏可以昭後世。語云。質勝文。則野。文勝質。則史。

此則史家秉筆之法。其於衆人觀之。亦嘗病焉。故往往舍而不之顧者。由其不通乎衆人。而歷代之事。愈久愈失其傳。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。令瞽者演說。其間言辭鄙謬。又失之於野。士君子多厭之。若東原羅貫中。以平陽陳壽傳攷諸

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。終于晉太康元年之事。留心損益。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。不甚深。言不甚俗。事紀其實。亦庶幾乎史。蓋欲讀誦者。人人得而知之。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。書成。士君子之好事者。爭相謄錄。以便觀覽。則三

國之盛衰治亂。人物之出處臧否。一開卷。千百載之事。豁然於心胸矣。其間亦未免一二過與不及。俯而就之。欲觀者有所進益焉。予謂誦其詩。讀其書。不識其人。可乎。讀書例曰。若讀到古人忠處。便思自己忠與不忠。孝處。便思自己孝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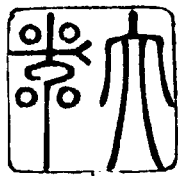
不孝。至於善惡可否。皆當如此。方
是有益。若只讀過。而不身體力行。
又未為讀書也。予嘗讀三國志。求
其所以。殆由陳蕃。竇武。立朝未久。
而不得行其志。卒為姦宄謀之。權
柄日竊。漸浸熾盛。君子去之。小人
附之。姦人乘之。當時國家紀綱法

度壞亂極矣。噫。可不痛惜乎。矧何
進。識見不遠。致董卓乘釁而入。權
移人主。流毒中外。自取滅亡。理所
當然。曹瞞雖有遠圖。而志不在社
稷。假忠欺世。卒為身謀。雖得之。必
失之。萬古姦賊。僅能逃其不殺而
已。固不足論。孫權父子。虎視江東。

固有取天下之志。而所用得人。又非老瞞可議。惟昭烈漢室之胄。結義菴園。三顧草廬。君臣契合。輔成大業。亦理所當然。其最尚者。孔明之忠。昭如日星。古今仰之。而關張之義。尤宜尚也。其他得失。彰彰可考。遺芳遺臭。在人賢與不賢。君子

小人。義與利之間而已。觀演義之
君子。宜致思焉。

弘治甲寅仲春幾望庸愚子拜書



三國志通俗演義引

客問於余曰。劉先主。曹操。孫權。各據漢地。為三國。史已志其顛末。傳世久矣。復有所謂三國志通俗演義者。不幾近於贅乎。余曰。否。史氏所志。事詳而文古。義微而旨深。非通儒夙學。展卷間。鮮不便思。困睡。